

〔五代〕王仁裕等撰
丁如明輯校

開元天寶遺事十種



開元天寶遺事十種

〔五代〕王仁裕等撰

丁如明輯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無錫群眾印刷廠印刷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5.875 字數103,000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0,001—30,500

統一書號：10186·506 定價：0.62元

前 言

本書收錄有關唐玄宗朝事跡的筆記、小說十種。

唐玄宗李隆基（六八五——七六一），小字阿瞞，宮中呼爲三郎，睿宗第三子，代宗廣德元年（七六二）被謚爲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，世稱唐明皇。先天元年（七一二）睿宗讓位，隆基踐祚稱帝。即位之初，他勵精求治，先後任用姚崇、宋璟爲相，整頓弊政，使社會經濟繼續得到發展，史稱「開元之治」。但是，開元二十四年（七三六）起，玄宗以口蜜腹劍的李林甫爲相，政無大小，悉委于他，自己則一味追求享樂生活，恣情聲色。開元二十八年，玄宗納楊玉環入宮，大加寵愛，並重用其兄楊國忠。李林甫、楊國忠把持朝政，有識之士，紛紛被斥逐，朝廷裏充斥了一批貪污腐化的齷齪之輩，奢侈淫靡之風盛行。由于政治日趨腐敗，社會矛盾尖銳，中央集權削弱，藩鎮割據勢力相繼而起。范陽、平盧、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（七五五），在范陽（治所在今北京）發動叛亂，擊敗唐軍，攻下洛陽，次年稱帝，進入長安；同時使其部將史思明佔有河北十三郡地，史稱「安史之亂」。玄宗倉惶奔亡四川。唐肅宗在靈武（今屬寧夏）即位，尊玄宗爲太上皇。至德二載（七五七）十二月，玄宗駕返長安，但已無實權。四年之後，這位太上皇在西

宮南內抑鬱而死。「安史之亂」以後，唐王朝由盛轉衰，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。

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，其間大故迭起，理亂興衰，足資後人借鑒。這是有關玄宗一朝事跡的野史筆記、小說叢談如此之多的首要原因。其次，有關他與楊貴妃的情事，自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問世之後，流佈漸廣，稗乘野史，一時蜂起。流風綿延，至宋不衰。此外，數量衆多的歷史資料燬于安史戰亂，「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其三四，以是人間傳記尤衆」（《唐語林》）。

這些筆記、小說雖非信史，但因多屬時人所記，或是後人得自前朝傳聞，里巷之談，史家不棄，間亦採擷，以補正史之闕。例如《資治通鑑》記載玄宗初即位時的節儉是這樣說的：

玄宗即位，以風俗侈靡，凡乘輿服御，金銀器玩，皆令有司銷毀，以供國用，其珠玉錦繡，悉焚于殿前。

那麼，後期的玄宗在金銀器玩、車馬服飾上又怎樣呢？《明皇雜錄》記載：

上將幸華清宮，貴妃姐妹競車服，爲一犢車，飾以金翠，間以珠玉，一車之費，不下數十萬貫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，因復上聞，請各乘馬。於是競購名馬，以黃金爲銜韉，組繡爲障泥，共會于國忠宅，將同入禁中。炳炳照灼，觀者如堵。

這比起新舊《唐書》中《楊貴妃列傳》上的同樣記載要具體生動得多了。皇親國戚猶如此，唐玄宗本人所爲則可以想見。又如「開元盛世」繁榮景象，正史上不乏記載，《開天傳信記》則敘述

得更爲概括：

開元初，上勵精理道，鏟革訛弊，不六七年，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。安西諸國，悉平爲郡縣，自開遠門西行，亘地萬餘里，入河隍之賦稅。左右藏庫，財物山積，不可勝較。四方豐稔，百姓殷富，管戶一千餘萬，米一斗三四文……

有時在正史資料不足或者相互矛盾的情況下，筆記、小說未始不可以作爲一個旁證材料來糾謬補闕。陳寅恪先生在考證楊貴妃的入宮年代時，就曾以《楊太真外傳》、《南部新書》來參證《新唐書·玄宗本紀》所載楊貴妃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入宮這一說法「最爲可信」，同時糾正了《資治通鑑》把楊貴妃入宮時間推遲至天寶三載的錯誤記載（見《元白詩稿箋證·長恨歌》）。另外，這些著作所涉及範圍廣泛，舉凡社會風情、世態習尚、百戲雜技、音樂、體育、繪畫、文學，無不記載。這些內容，往往被正史忽略，或語焉不詳，筆記、小說則正可起到補充的作用。

本書所錄十種著作，生動地記錄了唐玄宗、楊貴妃及其周圍的幾個親近人物的所作所爲，勾畫了唐王朝開元、天寶時期由盛而衰的大致輪廓。玄宗早年的精誠求治，晚年的淫靡驕奢；楊貴妃得寵時的驕橫煊赫，失寵時的驚怖可憐；李林甫的炙手可熱，安祿山的狡獪奸猾，無不躍然紙上。本書的出版，爲讀者提供了這方面的原始資料，並可供文藝工作者創作新編歷史劇、歷史小說時參考。當然，這些著作真偽雜揉，而且其中還夾雜了一些神仙志怪、荒誕不經的內容，

得更爲概括：

開元初，上勵精理道，鏟革訛弊，不六七年，天下大治，河清海晏。安西諸國，悉平爲郡縣，自開遠門西行，亘地萬餘里，入河隍之賦稅。左右藏庫，財物山積，不可勝較。四方豐稔，百姓殷富，管戶一千餘萬，米一斗三四文……

有時在正史資料不足或者相互矛盾的情況下，筆記、小說未始不可以作爲一個旁證材料來糾謬補闕。陳寅恪先生在考證楊貴妃的入宮年代時，就曾以《楊太真外傳》、《南部新書》來參證《新唐書·玄宗本紀》所載楊貴妃于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入宮這一說法「最爲可信」，同時糾正了《資治通鑑》把楊貴妃入宮時間推遲至天寶三載的錯誤記載（見《元白詩稿箋證·長恨歌》）。另外，這些著作所涉及範圍廣泛，舉凡社會風情、世態習尚、百戲雜技、音樂、體育、繪畫、文學，無不記載。這些內容，往往被正史忽略，或語焉不詳，筆記、小說則正可起到補充的作用。

本書所錄十種著作，生動地記錄了唐玄宗、楊貴妃及其周圍的幾個親近人物的所作所爲，勾畫了唐王朝開元、天寶時期由盛而衰的大致輪廓。玄宗早年的精誠求治，晚年的淫靡驕奢，楊貴妃得寵時的驕橫煊赫，失寵時的驚怖可憐，李林甫的炙手可熱，安祿山的狡獪奸猾，無不躍然紙上。本書的出版，爲讀者提供了這方面的原始資料，並可供文藝工作者創作新編歷史劇、歷史小說時參考。當然，這些著作真偽雜揉，而且其中還夾雜了一些神仙志怪、荒誕不經的內容，

目 錄

前言……………(一)

次柳氏舊聞……………〔唐〕李德裕(一)

明皇雜錄……………〔唐〕鄭處誨(一五)

開天傳信記……………〔唐〕鄭綮(四九)

開元天寶遺事……………〔五代〕王仁裕(六五)

開元昇平源……………〔唐〕吳兢(一一)

高力士外傳……………〔唐〕郭湜(一一五)

長恨歌傳……………〔唐〕陳鴻(一二五)

楊太真外傳……………〔宋〕樂史(一三一)

李林甫外傳……………無名氏(一四九)

梅妃傳……………無名氏(一五三)

次柳氏舊聞

〔唐〕李德裕 編

大和八年秋，八月乙酉，上於紫宸殿聽政，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。上顧謂宰臣曰：「故內臣力士終始事跡，試爲我言之。」臣涯即奏云：「上元中，史臣柳芳得罪，竄黔中，時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與周旋。力士以芳嘗司史，爲芳言先時禁中事，皆芳所不能知，而芳亦有質疑者。芳默識之。及還，編次其事，號曰「問高力士」。上曰：「令訪史氏，取其書。」臣涯等既奉詔，乃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璟詢事。璟曰：「某祖芳，前從力士問觀縷，未竟，復著唐曆，採摭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，其餘或祕不敢宣，或奇怪，非編錄所宜及者，不以傳。」今按求其書，亡失不獲。臣德裕亡父先臣，與芳子吏部郎中冕，貞元初俱爲尚書郎，後謫官，亦俱東出，道相與語，遂及高力士之說，且曰：「彼皆目睹，非出傳聞，信而有徵，可爲實錄。」先臣每爲臣言之。臣伏念所憶授凡有十七事。歲祀久，遺稿不傳。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，習見故事，愧史遷之該博，惟次舊聞。懼失其傳，不足以對大君之問，謹錄如左，以備史官之闕云。

玄宗之在東宮，爲太平公主所忌，朝夕伺察，纖微聞於上；而宮闕左右，亦潛持兩端，以附太平之勢。時元獻皇后得幸，方娠，玄宗懼太平，欲令服藥除之，而無可與語者。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宫中，玄宗從容謀及說，說亦密贊其事。他日，說又入侍，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。玄宗得其藥，喜，盡去左右，獨構火殿中，煮未及熟，怠而假寐。胖蠻之際，有神人長丈餘，身披金甲，操戈繞藥三匝，煮盡覆而無遺焉。玄宗起視，異之，復增火，又投一劑，煮于鼎中，因就榻瞬目以候之，而見神覆煮如初。凡三煮皆覆，乃止。明日，說又至，告其詳。說降階拜賀曰：「天所命也，不可去。」厥後，元獻皇后思食酸，玄宗亦以告說。說每因進經，輒袖木瓜以獻。故開元中，說恩澤莫之與比；肅宗之於說子均、垧，若親戚昆弟云。芳本張說所引，說嘗自陳述，與力士詞協也。

玄宗初即位，體貌大臣，賓禮故老，尤注意於姚崇、宋璟，引見便殿，皆爲之興，去則臨軒以送。其他宰臣，優寵莫及。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，上所援用，恩意甚厚，而禮遇漸輕。姚崇爲相，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，上顧視殿宇不注，崇再三言之，冀上少售，而卒不對。崇益恐，趨出。而高力士奏曰：「陛下初承鴻業，宰臣請事，即當面言可否。而崇言之，陛下不視，臣恐宰臣必大懼。」上曰：「朕既任崇以庶政，事之大者當白奏，朕與共決之；如郎署吏秩甚卑，崇獨不能決，而重煩吾耶？」崇至中書，方悸不自安。會力士宣事，因爲言上意，崇且解且喜。朝廷聞者，皆以

上有人君之大度，得任人之道焉。

魏知古起諸吏，爲姚崇引用，及同升也，崇頗輕之。無何，請知古攝吏部尚書，知東都選士事，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，知古心銜之，思有以中之者。時，崇二子並分曹洛邑，會知古至，恃其家君，頗招願請託。知古歸，悉以上聞。他日，上召崇，從容謂曰：「卿子才乎？皆何官也？又安在？」崇揣知上意，因奏云：「兩人皆分司東都矣。其爲人欲而寡慎，是必以事干知古。然臣未及問之耳。」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，欲微動崇，而意崇私其子，或爲之隱。及聞崇所奏，大喜，且曰：「卿安從知之？」崇曰：「知古微時，是臣之所慰薦，以至榮達。臣之子愚，謂知古見德，必容其非，故必干之。」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，而薄知古之負崇也。上欲斥之，崇爲之請曰：「臣有子無狀，撓陛下法，陛下特原之，臣爲幸大矣。而由臣逐知古，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，非所以裨元化也。」上久乃許之。翌日，以知古爲工部尚書，罷知政事。

源乾曜因奏事稱旨，上悅之，於是驟拔用，歷戶部侍郎、京兆尹以至宰相。異日，上獨與力士語曰：「爾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上曰：「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，故用之。」力士曰：「至忠不嘗負陛下乎？陛下何念之深也？」上曰：「至忠晚乃謬計耳。其初立朝，得不謂賢相乎？」上之愛才宥過，聞者無不感悅。

蕭嵩爲相，引韓休爲同列，及在位，稍與嵩不協。嵩因乞骸骨，上慰嵩曰：「朕未厭卿，卿何

庸去！」嵩俯伏曰：「臣待罪相府，爵位已極，幸陛下未厭臣，得以乞身，如陛下厭臣，臣首領之不保，又安得自遂？」因隕涕。上爲之改容曰：「卿言切矣，朕思之未決，卿第歸，至夕當有使，如無使，旦日宜如常朝謁也。」及日暮，命力士詔嵩曰：「朕惜卿，欲固留，而君臣始終，貴全大義，亦國家美事也。今除卿右丞相。」是日，荊州始進柑子，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。

玄宗好神仙，往往詔郡國徵奇異士。有張果者，則天時聞其名，不能致。上亟召之，乃與使偕至，其所爲變怪不測。又有邢和璞者，善算心術，視人投算，而能究知善惡夭壽。上使算果，懵然莫知其甲子。又有師夜光者，善視鬼。後召果與坐，密令夜光視之。夜光進曰：「果今安在？臣願得見之。」而果坐於上前久矣，夜光終莫能見。上謂力士曰：「吾聞奇士至人，外物不足以敗其中，試飲以薑汁，無苦者，乃真奇士也。」會天寒甚，使以汁進果，果遂飲盡三卮，醇然如醉者，顧曰：「非佳酒也。」乃寢。頃之，取鏡，視其齒，已盡漶且齧矣。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，盡墮而藏之于帶。乃於懷中出神藥，色微紅，傳於墮齒穴中，復寢。久之，視鏡，齒皆生矣，而粲然潔白。上方信其不誣也。

玄宗嘗幸東都，天大旱，且暑。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，號三藏，善召龍致雲之術。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。無畏奏云：「今旱，數當然耳。召龍興雲，烈風迅雷，適足暴物，不可爲也。」上強之曰：「人苦暑病矣，雖暴風疾雷，亦足快意。」無畏不得已，乃奉詔。有司爲陳請雨具，而

幡幢像設甚備。無畏笑曰：「斯不足致雨。」悉令撤之。獨盛一鉢水，以刀攪旋之，胡言數百呪水。須臾，有如龍狀，其大類指，赤色，首瞰水上，俄復没于鉢水中。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。頃之，白氣自鉢中興，如爐烟，徑上數尺，稍引去，出講堂外。無畏謂力士曰：「宜去，雨至矣。」力士絕馳而去，還顧，見白氣疾旋，自講堂西，若一匹素者。既而昏霾大風，震雷以雨。力士纔及天津之南，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。衢中大樹多拔。力士比復奏，衣盡沾濕。時孟溫禮爲河南尹，目睹其事。溫禮子皞，嘗言於臣亡祖先臣，與力士同。吏部員外郎李華撰《無畏碑》，亦云：奉詔致雨，滅火返風，昭昭然遍於耳目也。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，即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，回至此寺前，雨大降，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上聲澤焉。寺今見存。

玄宗善八分書，凡命將相，皆先以御札書其名，置案上。會太子入侍，上舉金甌覆其名，以告之曰：「此宰相名也，汝庸知其誰耶？」射中，賜爾卮酒。」肅宗拜而稱曰：「非崔琳、盧從愿乎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因舉甌以示之，乃賜卮酒。是時，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，玄宗將倚爲相者數矣，終以宗族繁盛，附託者衆，卒不用。

肅宗在東宮，爲李林甫所構，勢幾危者數矣。無何，鬢髮斑白。常早朝，上見之，愀然曰：「汝第歸院，吾當幸汝。」及上至，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，而樂器久屏，塵埃積其間，左右使命，無有妓女。上爲之動色，顧力士曰：「太子居處如此，將軍盍使我聞之乎？」——上在禁中，不名力

士，呼爲將軍——力士奏曰：「臣嘗欲上言，太子不許，云：無以動上念。」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，亟選人間女子細長潔白者五人，將以賜太子。力士趨出庭下，復還奏曰：「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女子，人間囂囂然，而朝廷好言事者，得以爲口實。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，宜可備選。」上大悅，使力士詔掖庭，令按籍閱視。得三人，乃以賜太子，而章敬皇后在選中。頃者，后侍寢，厭不寤，吟呼若有痛，氣不屬者。肅宗呼之不解，竊自訐曰：「上始賜我，卒無狀不寤。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？」遽秉燭視之。良久方寤。肅宗問之，后手掩其左脅曰：「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，介金操劍，謂妾白：『帝命與汝作子。』自左脅以劍決而入腹，痛殆不可忍，及今未之已也。」肅宗驗之於燭下，有若縫而赤者存焉。遽以狀聞，遂生代宗。吳操嘗言於先臣，與力士說符。

代宗之誕三日，上幸東宮，賜之金盆，命以浴。吳皇后年幼體弱，皇孫體未舒，負媪惶惑，乃以宮中諸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。上視之，不樂曰：「此非吾兒。」負媪叩頭具服。上睨謂曰：「非爾所知，取吾兒來。」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。上大喜，置諸掌內，向日視之，笑曰：「此兒福祿，一過其父。」及上起還宮，盡留內樂，謂力士曰：「此一殿有二天子，樂乎哉！可與太子飲酒。」吳溱嘗言於先臣，與力士說亦同。

肅宗爲太子時，嘗侍膳，尚食置熟俎。有羊臂臠，上顧使太子割。肅宗既割，餘汚漫在刃，

以餅潔之。上熟視不懌，肅宗徐舉餅啖之，上甚悅，謂太子曰：「福當如是愛惜。」

興慶宮，上潛龍之地，聖曆初五王宅也。上性友愛，及即位，立樓於宮之西南垣，署曰「花萼相輝」。朝退，亟與諸王遊，或置酒爲樂。時天下無事，號太平者垂五十年。及羯胡犯闕，乘傳遽以告，上欲遷幸，復登樓置酒，四顧悽愴，乃命進玉環。玉環者，睿宗所御琵琶也。異時，上張樂宮殿中，每嘗置之別榻，以黃帕覆之，不以雜他樂器，而未嘗持用。至，俾樂工賀懷智取調之，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取彈之。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，使其中一人歌《水調》。畢奏，上將去，復留眷眷，因使視樓下有工歌而善《水調》者乎？一少年心悟上意，自言頗工歌，亦善《水調》。使之登樓且歌，歌曰：「山川滿目淚沾衣，富貴榮華能幾時。不見只今汾水上，唯有年年秋雁飛。」上聞之，潸然出涕，顧侍者曰：「誰爲此詞？」或對曰：「宰相李嶠。」上曰：「李嶠真才子也。」不待曲終而去。

玄宗西幸，車駕自延英門出，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，上從之。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，上駐蹕曰：「何用此爲？」國忠對曰：「請焚庫積，無爲盜守。」上歛容曰：「盜至若不得此，當厚斂於民，不如與之，無重困吾赤子也。」命撤火炬而後行。聞者皆感激流涕，迭相謂曰：「吾君愛人如此，福未艾也。雖太王去豳，何以過此乎？」

上始入斜谷，天尚早，烟霧甚晦。知頓使給事中韋倜，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，跪獻於馬首者

數四，上不爲之舉。倜懼，乃注以他器，引滿於前。上曰：「卿以我爲疑耶？始吾御宇之初，嘗飲，大醉損一人，吾悼之，因以爲戒，迨今四十餘年，未嘗甘酒味。」指力士及近侍者曰：「此皆知之，非給卿也。」從臣聞之，無不感悅。上孜孜儆戒也如是。富有天下，僅五十載，豈不由斯道乎？

天寶中，興慶池小龍嘗出遊宮垣南溝水中，蜿蜒奇狀，靡不瞻睹。及鑾輿西幸，龍一夕乘雲雨，自池中望西南而去。上至嘉陵江，將乘舟，有龍翼舟而進，上泫然流涕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吾池中龍也。」命以酒沃酌之，於是龍振甲而去。

玄宗於諸昆季，友愛彌篤，呼寧王爲大哥，每與諸王同食。因食之次，寧王錯喉噴上髭，王驚慚不遑。上顧其悚悚，欲安之，黃幡綽曰：「不是錯喉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是噴帝。」上大悅。

安祿山之叛也，玄宗忽遽播遷於蜀，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。有陷在賊中者，爲祿山所脅從，而黃幡綽同在其數，幡綽亦得出入左右。及收復，賊黨就擒。幡綽被拘至行在，上素憐其敏捷，釋之。有於上前曰：「黃幡綽在賊中，與大逆圓夢，皆順其情，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。祿山夢見衣袖長，忽至階下，幡綽曰：『當垂衣而治之。』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，幡綽曰：『革故從新。』推之多此類也。」幡綽曰：「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，既陷賊中，寧不苟悅其心，以脫一時之

命？今日得再見天顏，以與大逆圓夢，必知其不可也。」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逆賊夢衣袖長，是出手不得也。又夢榻子倒者，是胡不得也。以此臣故先知之。」上大笑着止。

補遺

七則

天寶中，安祿山每來朝，上特異待之，每爲致坐于殿，而徧張金雞障其下，來輒賜坐。肅宗諫曰：「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，陛下寵之既厚，必將驕也。」上呼太子前曰：「此胡有奇相，吾以此厭弭之爾。」

天寶中，上於內道場爲兆庶祈福，親製素黃文。及登壇之際，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。聞空有言云：「聖壽延長。」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，制從之。（以上據《學海類編》本補）

李輔國矯遷上皇於西內。中路見兵攢耀日，上皇驚顧，高力士在左右，到內，稱平安。上皇泣曰：「微將軍，阿瞞已爲兵死鬼矣。」

顏真卿小鬟青衣名剪綵。

顏真卿嘗得神丹服之，後爲李希烈所殺。希烈平後，欲改葬，發其棺，瞑目如生。隱士曹庸山曰：「後三十年，必飛騰而去，被羽衣，行山澤間，即所謂地仙也。」

顏真卿問范氏尼曰：「吾得五品否？」尼指坐上紫絲布云：「顏郎衫色如此。」

泓師與張說相宅，戒勿動西北土，以損旺氣。後見氣素，果掘三坑，說欲填之，泓曰：「客土無氣，與地脉不相連。」（以上據《類說》卷二十一補）

按語

《次柳氏舊聞》，唐李德裕（七八七——八四九）撰。德裕字文饒，趙郡人。唐宰相李吉甫之子。以蔭補校書郎。穆宗即位，擢翰林學士。敬宗時，爲浙西觀察使。文宗立，裴度薦爲相，而李宗閔、牛僧孺輩深銜之，擯不得進。武宗時，由淮南節度使人相，當國六年。宣宗立，被貶崖州司戶，卒。新舊《唐書》有傳。本篇內容蓋記高力士所述玄宗宮中之事，高力士以之語于柳芳，芳傳之其子柳冕，冕告訴于德裕之父李吉甫，德裕則記其父言以成書，進于唐文宗，以備史官之闕。是書本來面目，不得而知，至宋時，似僅剩十七事，故曾慥《類說》題名曰《明皇十七事》。其散佚輯錄及歷代著錄情況，可詳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、葉德輝《重刻次柳氏舊聞序》。今以《顧氏文房小說》本作底本，參校《唐開元小說六種》本、《五朝小說大觀》本。《唐開元小說六種》本後附葉德輝《考異》一卷，實爲校勘，茲擇其善者校改正文。又從